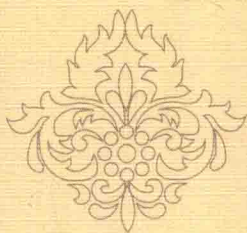


『花儿』语言民俗研究

曹强 荆兵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花儿』语言民俗研究

曹强 荆兵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儿”语言民俗研究 / 曹强, 荆兵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 - 7 - 5161 - 7906 - 2

I. ①花… II. ①曹…②荆… III. ①花儿(音乐) - 民族音乐研究 - 中国
IV. ①J6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08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25
插 页 2
字 数 480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花儿” 概说	(1)
一 “花儿” 名称的由来及传唱的民族	(1)
二 从语言学角度看 “花儿” 的起源	(5)
三 “花儿” 的系统	(12)
第二节 “花儿” 近百年学术研究	(15)
一 “花儿” 研究的四个阶段及其特点	(15)
二 “花儿” 研究存在的不足	(27)
第三节 基于问题意识的“花儿” 语言民俗研究	(30)
一 “花儿” 歌词的语言问题	(31)
二 “花儿” 押韵研究的问题	(36)
三 “花儿” 民俗研究的问题	(41)
第一章 “花儿” 歌词的用字问题	(43)
第一节 同词异形	(43)
第二节 同形异词	(187)
第三节 “花儿” 歌词用字应注意的问题	(200)
一 注意 “溯源”，尽量选用本字	(200)
二 避免使用生僻字，禁止使用新造字	(201)
三 个别语源不明、本字待考的词语，采用国际音标注音或 同音替代	(201)
四 避免人为加工却不加注释	(202)
第二章 “花儿” 押韵研究	(204)
第一节 临夏 “花儿” 押韵研究	(204)
一 临夏话音系	(205)

二 临夏“花儿”的韵部	(206)
三 临夏“花儿”押韵的类型	(212)
四 临夏“花儿”押韵的特点	(215)
第二节 西宁“花儿”押韵研究	(218)
一 西宁话的音系	(219)
二 西宁“花儿”的韵部	(220)
三 西宁“花儿”押韵的类型	(225)
四 西宁“花儿”押韵的特点	(228)
第三节 洮岷“花儿”押韵研究	(230)
一 洮岷方言的音系	(231)
二 洮岷“花儿”的韵部	(232)
三 洮岷“花儿”押韵的类型	(237)
四 洮岷“花儿”押韵的特点	(241)
第四节 固原“花儿”押韵研究	(244)
一 固原话音系	(244)
二 固原“花儿”的韵部	(245)
三 固原“花儿”押韵的类型	(250)
四 固原“花儿”押韵的特点	(252)
第五节 海原“花儿”押韵研究	(255)
一 海原话音系	(256)
二 海原“花儿”的韵部	(257)
三 海原“花儿”押韵的类型	(262)
四 海原“花儿”押韵的特点	(265)
第六节 “花儿”押韵的启示及应注意的问题	(268)
一 “花儿”押韵的启示	(268)
二 研究“花儿”押韵应注意的问题	(277)
第三章 “花儿”注释研究	(289)
第一节 “花儿”歌词注释存在的问题	(289)
一 注释有误	(289)
二 同一语词, 不同注本, 注释有别	(295)
三 同一词语, 同一注本, 注释前后不一	(298)

四 当注而未注	(299)
五 文人整理加工,但未加注说明	(302)
六 搜集者加工,略加注释说明	(303)
七 立目有误	(304)
八 未理清词语的引申关系	(306)
九 不谙方言,将个别词语局限为某地的方言特征词	(307)
第二节 “花儿”歌词注释应注意的问题	(308)
一 应以现代汉语普通话语词训释方言词语	(309)
二 注释的术语和方式等应该规范	(310)
三 方言中特有的事物,应详细注释	(316)
四 注释时应将词和短语区别	(318)
五 特殊句法需要注释	(320)
六 方言本字与普通话音义差别较大,应该予以说明	(321)
七 与今共同语同形,意义不同者,需要注释	(324)
八 方言词语应加以训释	(326)
九 个别语义不解的词语或语句,可以存疑	(326)
第四章 “花儿”语言的接受研究	(328)
第一节 “花儿”的改值接受	(328)
一 误解性改值接受	(328)
二 曲解性改值接受	(339)
三 悖解性改值接受	(344)
第二节 “花儿”的增值接受	(349)
一 审美信息增值	(349)
二 语义信息增值	(352)
第五章 “花儿”修辞研究	(362)
第一节 爱与怨:“花儿”的对立修辞论之一	(362)
一 “肠断未忍收,眼穿不欲归”的爱情悲歌	(363)
二 以泪示爱的生命痛感	(366)
三 旷男怨女的生命哀歌	(367)
第二节 狂热与凄婉:“花儿”的对立修辞论之二	(370)
一 为歌而狂的生命赞歌	(370)

二 为情所狂的爱情箴言	(372)
三 凄婉哽噎的生命悲歌	(373)
第三节 “花儿”的隐喻认知阐释	(378)
一 “本子花儿”的隐喻认知阐释	(378)
二 爱情“花儿”的隐喻阐释	(384)
三 时政“花儿”的隐喻阐释	(387)
第六章 “花儿”民俗研究	(390)
第一节 “花儿”称谓语蕴含的民俗事象	(390)
第二节 “花儿”中蕴含的民俗信仰	(398)
第三节 “花儿”中蕴含的农业民俗	(410)
第四节 “花儿”中蕴含的饮食习俗	(419)
第五节 “花儿”中蕴含的婚姻习俗	(431)
第六节 从民俗角度看“花儿”的民族属性	(436)
第七节 民俗学视阈下的“花儿会”	(443)
一 “花儿会”是农耕文化下的产物	(443)
二 “花儿会”与庙会和物资交流活动紧密相关	(444)
三 “花儿会”中蕴含的民俗事象	(446)
参考文献	(449)
后记	(459)

绪 论

第一节 “花儿”概说

一 “花儿”名称的由来及传唱的民族

(一) “花儿”名称的由来

“花儿”，青海地区称为“少年”，是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的民歌，深受汉、回、藏、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及蒙古等民族的群众喜爱，众口传唱，经久不绝。2006年，“花儿”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花儿”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关于“花儿”名称的由来，学界见仁见智。据我们整理，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以“花儿”昵称所爱的女人，遂以“花儿”名歌曲。代表人为张亚雄先生。张先生在《花儿集》中言：“‘花儿’，指所钟爱的女人，‘少年’则是男人们自觉的一种口号。追求人生意义，唯有少年为黄金时代，而恋爱钟情诸般韵事，唯少年能尽所欢。是以歌者虽龙钟老人，其歌仍然以少年名之。”又说：“花儿多言情，以花儿比所爱的女人，遂以花儿名歌曲。”^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种民歌为歌者的心里话，故写作“话儿”，以袁复礼先生为代表。^②

① 张亚雄：《花儿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4—55页。

② 袁复礼：《甘肃的歌谣——“话儿”》，见《歌谣周刊》第82号，北京大学歌谣学研究会，1925年3月15日。学界通常认为“话儿”是“花儿”的误写，我们不赞同此说，因此将“话儿”归为“花儿”名称的由来之一。理由详见下文论述。

第三种观点认为,源自歌唱花卉或以花卉作比兴的作品,以柯杨先生为代表。柯先生指出:“我推测‘花儿’这个名称,起先同它所表达的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才出现了用花卉之外的事物作比兴的作品。而最初定居于洮、岷、河、湟一带的汉民所唱的专用花卉作比兴的民歌,则是后来‘花儿’的母体。”^①

第四种观点认为,花是美好的象征,歌者将美好的愿望寓于歌名之中。其中以王浩和黄荣恩等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劳动人民把自己无限心爱的艺术和歌手,称为‘花儿’或‘少年’,无非是取其‘美好和象征之意’,表示‘珍爱赞美之情’。”^②

第五种观点认为,源自莲花山,以卜锡文先生为代表。卜先生认为人们用山歌来唱莲花山,莲花山以花命山名,于是歌唱对象的山名也就转化为歌名^③。

第六种观点认为,这种民歌是情歌,爱情之事与“花”相关,以郗慧民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命名为“花儿”,基于两个重要的实际,一是这种民歌的本质是一种情歌,以爱情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爱情这个领域来表现人们的社会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二是在这种民歌流行的地区,爱情之事有着与“花”词联系的习俗。^④

以上六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成分,但都失之偏颇。袁复礼先生虽未撰文阐述“话儿”,但从其文中可知,袁先生认为这种民歌是歌者的心里话。郗慧民、刘凯等先生认为,由于是第一次公开介绍这种民歌,加之袁先生是外省人,没有弄清老百姓所说的“花儿”是哪两个字,认为民歌是唱心里话的文艺,于是把“花儿”误写成“话儿”。^⑤我们认为,“话儿”并非“花儿”的误写,而代表着袁先生对这种歌谣的体悟与理解。“花儿”是筏子客、麦客和脚户们的歌,是出门人的歌,为了谋生,他们抛家别子,或惆怅寂寞,以歌排忧;或思念伊人,借歌遣怀;或苦闷压抑,以歌抒怀;或钟情斯人,以歌结友,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内心情感和话语

① 柯杨:《花儿溯源》,《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又见柯杨《诗与歌的狂欢节》,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② 王浩、黄荣恩:《花儿源流初探》,《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③ 卜锡文:《花儿命名臆谈》,《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④ 郗慧民:《西北花儿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⑤ 郗慧民:《西北花儿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刘凯:《“花儿”与“少年”名称的过去与现在》,载《花儿论集》,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1987年,第157页。

的流露,是歌者的“话儿”,诚如“花儿”中所唱:“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了由不得个家_{自己},刀刀儿拿来着头割下,不死了就这个唱法。”“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便是歌者内心真实的写照。但是,“话儿”不能囊括今“花儿”的所有内容,仅是“花儿”中的一部分。

关于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论点,赵宗福先生的《花儿通论》中已经作过较详细的阐释^①,言之凿凿,可以参阅,此处不赘。

关于郝慧民先生的“以花点睛”说^②,我们认为,郝文有合理之处,亦有不足之处。众所周知,大多数民歌都是情歌,如陕北的“信天游”、内蒙古的“爬山歌”、安康的紫阳民歌等,大多以爱情为主要的表现内容。同样,这些地区爱情之事也有同“花”词联系的习俗,例如,将爱情之事叫“花事”,把恋爱叫作“缠花”,将找“三陪女子”喝酒谓之“喝花酒”或“吃花酒”,把因爱情风波引起的官司叫“花案”,等等。换言之,这些民歌也具有郝先生所言的两个重要的“实际”,但这些民歌并未称作“花儿”,如今也不能称作“花儿”。

一个名称的由来通常包含多方面的因素,不是由某一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我们认为,考察“花儿”名称的由来,需要多角度考虑。首先,应该思考为何洮岷“花儿”没有“少年”之名,河湟“花儿”过去多被称作“少年”?^③其次,应考虑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最后,应该在音乐文化及地理历史的背景视阈下审视“花儿”名称的由来。

当前,有学者推测,“花儿”歌谣名称定型大致可以分为“无名”—“话儿”—“花儿”(花卉)—“花儿”(情歌)四个阶段。^④这种推测或失之简,或失之繁,不能令人信服。“花儿”与“少年”是两种不同的民歌,还是相同的民歌,学者曾有过激烈的交锋^⑤,时至今日,“花儿”

① 赵宗福:《花儿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页。

② 郝慧民语。见郝慧民《西北花儿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③ 河湟“花儿”称作“少年”,多限于青海地区。据我们调查,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群众将河湟“花儿”称为“花儿”,很少称作“少年”。

④ 武宇林:《中国花儿通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⑤ 例如,朱刚:《“花儿”与“少年”辨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赵仑:《莫把“少年”当“花儿”》,《青海日报》1982年8月7日。杜亚雄:《“少年”与“花儿”辨析》,《中央音乐》1983年第2期。苏琴:《也谈河湟花儿与洮岷花儿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等。

和“少年”是一回事的观点，渐渐为学界接受，且有“花儿”取代“少年”之势。著名音乐学家乔建中先生用“依山傍水”形容山歌流传区域的特征^①。仔细考察“花儿”的流传区域，“河湟花儿”流行区沿湟水、黄河分布，“洮岷花儿”流行区沿莲花山山脉分布。旧时“洮岷花儿”被称为“花儿”，没有“少年”之名；“河湟花儿”被称为“少年”，没有“花儿”之称，这可能与其傍“水”或依“山”分布有关。我们认为，“花儿”名称的由来与“爱称”、“昵称”、“花卉”、“莲花山”等未必有必然的联系。荀子曾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荀子·正名》）索绪尔同样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作了界定：“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②基于此，我们认为，“花儿”的能指与所指，同样具有任意性，最初之间未必存在必然的联系，一旦任意性约定俗成后，便有了确定性，即“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二）“花儿”传唱的民族

关于传唱“花儿”的民族，赵宗福先生曾在《花儿通论》中论述道：“花儿是产生和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四省（区）部分地区的一种以情歌为主的山歌，是这些地区的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以及部分裕固族和藏族群众用汉语歌唱的一种口头文学艺术形式。”^③赵先生对“花儿”的界定，为后来许多“花儿”著作和文章习用，致使学界普遍认为，“花儿”是汉、回、藏、土、东乡、保安、撒拉和裕固八个民族用汉语演唱的一种民歌。

近年来，赵先生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结合自己广博的学识，深入系统研究之后，他指出：“花儿还较广泛地流行在青海东部的蒙古族中间，歌唱的人口大约有二三万之多，而且传承的历史还很悠久。”^④也就

① 乔建中：《土地与歌》（修订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②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2页。

③ 赵宗福：《花儿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④ 赵宗福：《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

是说,不仅仅是汉、回、藏、土、东乡、保安、撒拉及裕固八个民族歌唱“花儿”,蒙古族同样歌唱“花儿”,而且有几百年的演唱历史。

2009年7月以来,我们曾先后四次赴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调查,走访“花儿”传承人,参加各种类型的“花儿会”。经我们调查,青海东部的蒙古族同样唱“花儿”,只是这些蒙古族的先辈们迁入海东地区较早,他们长期与汉族等接触、融合,目前已经不会讲蒙古语,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均已汉化,但是他们的民族仍是蒙古族,因此,我们同意赵先生之说,认为“花儿”传唱于汉、回、藏、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及蒙古九个民族。近年来,个别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民族的青少年学习演唱“花儿”,并登台演出,因此,有些学者指出“花儿”传唱于十一个或者十二个民族。我们不赞同此说。分析“花儿”演唱的民族时,一定要注意区分民族和民族个体的概念,某一民族中的一两个人演唱“花儿”,不能代表这个民族传唱“花儿”,也就是说,民族中的个体不能代表整个民族。

二 从语言学角度看“花儿”的起源

(一)“花儿”起源说

关于“花儿”的起源时间问题,学界见仁见智,有原始说、《诗经》说、北朝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和清代说等八种。关于此问题,柯杨^①、赵宗福^②、武宇林^③等先生已详细阐述,可参阅,此处不赘。赵宗福先生从人口迁徙、行政区划和语言现象等方面展开论证,“逐一摈除不合实际的其他诸说,而只是取明代说加以确认。这种确认,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以确凿的事实为据的”。^④同时,赵宗福先生翻检了大量古籍和地方志书,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地方官员高洪在今天民和写下的《古鄯行吟》:“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一诗,诗中明确提到了“花儿”一词,这为“花儿”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① 柯杨:《花儿溯源》,《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② 赵宗福:《花儿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90页。

③ 武宇林:《中国花儿通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14页。

④ 孟维序,见赵宗福《花儿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近年来亦有不少学人源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撰文质疑明代说,试图将“花儿”起源时间推到更早,但其论据较少,不能足以令人信服。这里,我们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花儿”起源的时代。

(二) 从语言学角度看“花儿”的起源^①

“语言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方言都可以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语言充分的积累。语言的积累与地质学或考古学上的层次积压不同。不同时期产生的地质层或文化层,是较晚产生的积压在较早产生的上面,层次分明。而不同时代产生的语言成分都可以并存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②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言,探求其历史层次。“花儿”语言亦不例外。“花儿”是甘青宁新等地众口传唱的民歌,方言是历史的“活化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花儿”歌词里积淀的方言已经大为弱化,不少已经消失。“花儿”歌词中的语言承载着“花儿”的历史,可以通过“花儿”的语言,寻绎“花儿”起源的时间。

1. 从方言词语看“花儿”起源的时间

方言学者非常重视方言词汇历史层次的研究。方言词汇历史研究“通过文献的考察,第一,揭示隐藏在共时平面下的方言的历时的积累过程,把平面拉成立体,让它们有层次地呈现出来。第二,考求古代某一方言的词语在今方言中的遗存,考察古今方言词汇的变迁,进而探究古今方言、现代各方言之间的联系”。^③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花儿”词语的历史层次,间接探求“花儿”起源的时间。

例如,“花儿”中“谈话_{轻巧话;不相干的话}”一词出现频率较高,追溯其源,此意最早见于明代文献作品,清代文献作品中亦大量使用。例如,《梼杌闲评》第三十四回:“印月道:‘可是谈话,不在家里养病,到往乡里去,就请医生也不便。家中事虽有人管,毕竟你做个总理,他夫妻尚小,晓得个甚么事体?’”《儿女英雄传》第十六回:“坐下,我开口第一句,可便是这句话,他绝不肯说到报仇缘由,一定的用谈话支吾;他但一支吾,我第二句便是这句话。”《粉妆楼》第十五回:“母女们又谈了两句

① 此节内容取自曹强《从语言学角度看“花儿”的起源时代》(《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调整了部分例句。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匿名评审专家中肯的意见。

②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③ 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1—232页。

家常谈话，夫人也自下楼去了。”《儒林外史》第六回：“彼此谈了两句谈话，又吃了一杯茶。”《醒世姻缘传》第三回：“女儿泪眼愁眉，养娘婢女，拌唇撅嘴，大眼看小眼，说了几句谈话，空茶也拿不出一盅。”《歧路灯》第三十七回：“原来夏鼎被王中打狗一句把胆输了，不敢叫门，只得说道：‘只是一句谈话，改日说罢。’”《红楼梦》第二十回：“大正月又怎么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些谈话作什么！凭他怎么去，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就大口啐他！”《冷眼观》第七回：“这几句话我当时听了，也不过是句谈话。”

又如，“望想^{希望，期待}”是“花儿”中的一个高频词，多见于近代文献作品。例如，《狄公案》第六十一回：“若果太子还朝，我等还有什么望想？”第四十四回：“欲想与王毓书媳妇勾当，见他那样哭骂，深恐他拼命寻死，反而断了望想。”《东汉秘史》第四十八回：“杨广死于其内，而隗嚣穷困，望想救兵未至，甚切忧闷。”《聊斋志异》十卷：“又二年余，望想都绝；而儿啼终夜，寸心如割。”《七剑十三侠》第一百五十二回：“今此亭业已冲破，尚有什么望想呢？”《英云梦传》第四回：“这还有三分望想，祈姐姐早赐佳音，庶免小生之牵挂。”

再如，“孤拐^{脚腕两旁突起的部分}”也是“花儿”中的高频率词语，多见于近代文献作品。例如《棹机闲评》第三回：“来迟了打孤拐。”《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十七回：“老敲得我的孤拐好疼哩！”五十八回：“那一剑又拦得巧，拦得上一段，两边头，两边胳膊，两边手，都悬在半天之上；下一段两边腰眼骨，两边脚孤拐，都跑在草地之下。”《古今奇观》：“男的对男，女对女，都拿的来，敲断他的孤拐子，连船都拔他上岸，那时方见我的手段。”《西游记》第十五回：“伸过孤拐来，各打五棍见面，与老孙散散心！”《西游记》第三十九回：“若是这等哭便罢，若略住住声儿，定打二十个孤拐！”《醒世恒言》第二十卷：“这里不是你安身之处，快快出门，饶你一顿孤拐。若再迟延，我就要打了！”《醒世姻缘传》第八回：“扞他的毛，捣他的孤拐，揣他的眼，啃他的鼻子？”

类似的还有“纂纂^{女性绾于脑后的发髻}”、“即溜^{聪明，机灵}”、“一搭一起”、“臂膀^{帮手，助手}”、“搭话^{交谈}”、“多咱^{什么时候}”、“烙^{烙饼，烙馍馍}”、“撂^{扔，抛}”、“臊子^{切细的肉末或肉丁}”等词语，都是“花儿”中的高频词，其所表示的意义，始见于近代文献作品，尤其是明代文献作品。具体考释详见后面章节，此处不再赘述。

2. 从“花儿”中的逆序词看花儿起源的时间

所谓同素逆序词就是指“构词词素与北京话相同，但排列顺序与北京话相反的词”^①。“花儿”中的逆序词较多，全面考察这些逆序词，发现其多见于近代汉语文献作品，在明清小说或其他作品中常见。此处撷拾数例，以见其用。例如：

找寻：寻找

梅良玉逃难（者）扬州城，
改名（者）叫了个喜童；
你说下庄子留下名，
我来了悄悄儿找寻。

《青海花儿大典》

马七五大人是善的根，
祖辈辈没吃过荤腥；
东亚上难找寻这样亲，
劝你耍下上个决心。

《新疆回族传统花儿》

“找寻”见于明清时期的文献作品，例如，《樵机闲评》第五回：“孩子往外面去顽，一娘连叫他吃饭都不答应，只得自己到门外来找寻。”《初刻拍案惊奇》十六卷：“却是偌大所在，何处找寻？”《醒世恒言》第三十卷：“原来足下受此大冤，咱家岂忍坐视！足下且请回县，在咱身上，今夜往常山一路找寻此贼，为足下报仇！”《二刻拍案惊奇》卷五：“四下一望，多是面生之人，竟不见了小衙内踪影。欲要找寻，又被挤住了脚，行走不得。”《明珠缘》第一回：“老爷不见已七日了，在何处的？院中差人四处找寻。”《封神演义》第十回：“众人冷笑不止：将星是谁？那里去找寻？”《西游记》第十一回：“臣不知唐御妹是甚地方，家居何处，我还未曾得去找寻哩。”

① 刘勋宁：《陕北清涧话的逆序词》，《方言》1989年第3期。

味气：气味

光阴紧了心松了，
二阿哥不如人了；
娘老子嫌味气大了，
好姻缘不能成了。

《六盘山花儿两千首》

“味气”见于近代汉语文献作品，例如，《三侠剑》第二回：“此药无论多少年若不走味气，俱能应用。”《小五义》第三十三回：“别人的蒙汗药酒发挥，有味气，斟出来乱转，他这个不浑，也无异味，也无异色，也不乱转。”^①

熬煎：煎熬

上房里照上个灯盏来，
厨房里拿上个碗来；
这两天把阿哥熬煎坏，
只怕你做不下主儿。

《青海花儿大典》

薛平贵回朝时十八年，
王宝钏要挑个菜哩；
出门（哈）在外的甭熬煎，
回来说尕妹（哈）见哩！

《新疆回族传统花儿》

“熬煎”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而在唐宋的文献作品中不多见，但在近代汉语作品中非常普遍，尤其多见于明清时期的文献作品。例如，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折倒的我形似鬼，熬煎的我骨似柴。”孟汉卿《全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兀的不熬煎的我鬓斑白，烦恼的我心肠碎？”明代李清《柅机闲评》第十七回：“心中好生烦恼，熬煎了一夜。”《初刻拍案惊奇》六卷：“无时无刻不在心上。熬煎不过，因到他家前后左右，

^① 此种用法关中方言亦见，参见张巍《关中方言同素逆序词的历史考察及优选论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访问消息，晓得平日端洁，无路可通。”《明珠缘》第三十八回：“应星道：‘弟一无所恋，时刻怕陷入奸党，身家不保，早去一日，免受一日熬煎。’”《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朝夕之间，受了多少的熬煎，或饱一顿，或缺一餐，家人都不理他了。”《隋唐演义》第八回：“叔宝难道这等局量褊浅？他却是个孝子，久居旅邸，思想老母，昼夜熬煎。”《西游记》第九十二回：“一别长安十数年，登山涉水苦熬煎。”《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你这话说的却是。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怎么样做衣裳，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

3. 从“花儿”中的“们”看“花儿”起源的时间

“花儿”歌词中表示复数概念“们”，可以出现在人称代词之后，也可以出现在非人称代词之后。例如：

满天的星宿们明着呀哩，
月影里下雪呀者哩；
阿哥在尕妹的大门上蹲着呀哩，
毡帽里焐脚嘛者哩。^①

马尾松犏牛们摇铃角，
大门里吆不者进来，
名字里叫来朵罗摇，
小阿哥摇不者醒来。^②

除“星宿们”、“犏牛们”外，“花儿”中还有“衣裳们”、“羊们”、“牛们”、“水们”、“油们”、“树们”、“瓜们”、“菜们”、“荫凉们”、“骡子们”、“日子们”、“太阳们”、“日头们”、“金子们”、“野雀们”、“大会们”、“梅鹿们”、“云彩们”、“精神们”、“庄稼们”、“收成们”、“桃花们”等。也就是说“们”可以附在名词后面，且不限定指人，无论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只要是多数都可用。

蒋绍愚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中指出，近代汉语中名词或代

① 王沛：《河州花儿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